

## 穆旦:加入远征军赴缅作战的诗人

2025年高考语文一结束,作文题就上了热搜。因题中引用了诗人穆旦诗歌《赞美》中的一句诗“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穆旦也引发关注。穆旦是谁?广大网友议论纷纷。

穆旦原名查良铮,生于1918年,是文化世家浙江“海宁查家”的后人,武侠小说家金庸的同族兄弟。穆旦毕业于战火中的西南联大。在刚刚萌芽的中国现代诗歌领域,穆旦的诗歌一直显得成熟、理性而独特。

《赞美》是穆旦写于1941年的作品,当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写完这首诗的第二年,穆旦投笔从戎,奔赴战场——他坚信“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 用诗歌穿透硝烟的天才

当他在缅甸丛林踩过战友白骨时,怀里还揣着惠特曼的诗集。

1942年,缅甸胡康河谷。24岁的翻译官查良铮在腐叶中跋涉,蚂蟥钻进溃烂的伤口,路边散落着被蚁群啃噬成白骨的战友。五个月后,当这支入缅时11000人的远征军仅剩3000人走出“魔鬼居住之地”,这个沉默的年轻人将这段炼狱写进《森林之魅》: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在300多米的幽蓝深海中,他是第一个行走的中国人;在国内外重大水下打捞任务中,他带领团队一次次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与死神擦肩”的抢险救援中,他的身影频频出现。他就是胡建。

### 潜行深海

18岁高中毕业的胡建,因向往大海报名上海打捞局潜水员,经两年培训入职后,深知这份职业是与极限和生死较量的艰苦挑战。潜水项目中有一个分类——饱和潜水,通常是深海作业,潜水员需在高压舱内生活、水下连续作业数天甚至数周。2006年,胡建参与中国首支饱和潜水队,首次下潜至103.5米,实现我国饱和潜水“零”的突破。随后陆续挑战124米、198米。2014年,他率先走出舱门,将国旗插入313.5米深海,创造了我国饱和潜水新的深度纪录。

300米深海被称为“生命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 从南开才子到加入远征军

穆旦生于天津,少年的他在南开中学便展露诗才。1937年抗战爆发,他随西南联大师生徒步1600公里迁校昆明。途中他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撕字典苦学”。据同学蔡孝敏回忆:“查良铮兄买英文小字典一册,步行途中边走边读,背熟后撕去,抵昆明时字典已撕光。”

这场“文化长征”催生了《出发》《原野上走路》等早期诗作。当同窗惊叹于贵州山野的奇景时,他却凝视着“枯瘦的黄牛背上的双蝴蝶”,写下了土地与人民的悲欢。

1942年,这位本可留校任教的联大才子,毅然加入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在日军围剿下,部队遁入胡康河谷原始森林:火柴受潮失效,粮食发酵生蛆,传令兵倒毙在侧,蚂蟥吸饱人血胀如手指;诗人亲眼见士兵一夜被蚁群啃成白骨,唯军鞋完好……

这段炼狱经历化作《森林之魅》中震颤的句子: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古诗词山水”中长出的独特声音

九死一生归国后,他的诗

风从浪漫抒情蜕变为冷峻深邃,成为中文现代诗史上少见的“战争修辞”。

穆旦曾说:“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海宁查家作为名门望族,素有诗书传家的传统。其先祖查慎行是诗坛“清初六家”之一,曾留下近万首诗作,堪与陆游相比肩。

出生于这样的书香门第,穆旦自幼酷爱读书。为了读书,幼年的穆旦经常趁长辈不在,偷偷溜进恒德里老屋的客厅,如饥似渴地阅读那里珍藏的古典书籍。穆旦当时几乎天天给同住在大宅院里的妹妹和堂弟讲四大名著等小说中的故事片断,或者朗读那些家喻户晓的古典诗词。他的堂弟查良锐几十年后还能回忆起当时穆旦改写并背诵杜牧诗歌《清明》的情景。

然而,在穆旦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他的创新性。正如翻译家王佐良所言:“最好的英国诗人就在穆旦的手指尖上,但他没有模仿,而且从来不曾借别人的声音唱歌。”

在王佐良看来,穆旦身上还有一种可贵的“受难”的品质,这种品质与他的创新性结合,使得他“以他孩子似的好奇”“去爬灵魂的禁人上去的山峰”。

在现代诗歌尚未发展成熟的阶段,穆旦的诗是“不合



穆旦,1942年10月摄于印度加尔各答

时宜”的先锋。他写“肉体”:“我歌颂肉体,因为光明要从黑暗站出来”;用“还原作用”“通货膨胀”“印钞机”等现代范畴的术语入诗,在强烈的抒情气质中,创造性地表达对现实的观察;他重构“传统意象”,以“野性呼喊”突破传统桎梏,将艾略特的荒原意识与奥登的冷峻修辞熔铸于汉语的肌理中,创造出《隐现》《赞美》等充满“发现底惊异”的杰作。

晚年的穆旦饱受压抑,妻子为避祸劝阻他写诗。这位倔强的诗人却把长诗写在纸条上贴于椅板背面,病危时仍校订《唐璜》译稿至凌晨。临终前,他对青年诗人说:“我的诗已不合时宜……”

1977年穆旦离世,抽屉里未发表的诗稿沉默了二十年后,人们才从泛黄的纸页中重新认识他。

(综合《幻想底尽头:穆旦传》易彬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给孩子”微信公众号)

作为潜水队队长,胡建带领团队已执行百余次水上应急抢险任务,常与时间赛跑,与风险搏斗。

2020年8月,载有3000吨极易易燃爆异辛烷的“隆庆1”轮在长江口碰撞起火,彼时台风“美莎克”恰好逼近,满船危化品威胁着长三角地区的安全。“上,我们必须上!”胡建果断带队行动,冒着吸入毒气的风险,用防静电材料包裹金属工具,定时监测油舱数据并注入氮气。因无甲板起吊设备,队员们只能手拉肩扛地作业。面对船只漂浮导致的抽油难题,他们频繁人工调整化学泵位置。历经4天4夜连续奋战,成功驳驳危化品超3000立方米,化解了次生灾难风险。

在胡建看来,团队默契很重要,“一个眼神就能领会彼此”。如今他常年驻守海上,去年累计驻海超9个月。

(据澎湃新闻 陈悦/文)

## 高考后一根扁担,为何让我们破防

阿晖

广西桂林灌阳县第二高级中学的刘燕同学,高考结束后,用一根粗木棍当扁担,挑着塞得满满当当的两大包行李回家,画面里沉重的编织袋压弯了她的脊背。刘燕家住农村,家庭很普通,父亲平时在外打工。

“她很朴实,学习也很刻苦,成绩在班里属于中上等”,班主任介绍,刘燕同学很有实干精神,做事非常实在,“做事都是冲在第一个的,说什么就做什么,实践能力很强”。

有网友留言:这样的孩子从小就很自立自强,无论到哪都不会差。还有网友说:“虽然没有掌声,没有鲜花,没有拥抱,但步伐却无比坚定。骨子

里透着一股韧劲!这份自信坦然令人佩服。”

这恰恰是千万普通考生的缩影:不耀眼却踏实,用双手扛起属于自己的未来。

当城市里的孩子被

家长汽车接送时,这根

晃晃悠悠的扁担,挑着

的不仅是行李,更是一份对家庭、对生活的勇气和责任,让我们看见平凡中最动人的韧性。

江西上饶的男生,将妈妈的遗像贴在胸口走进考场,结束后捧花直奔墓地悼念。这个15岁失去母亲的少年,用最直接的方式让妈妈“陪他一起高考”。

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获准佩戴照片,是规则之外的温情;墓碑前轻声诉说考试细节,是跨越生死的对话。男孩没有抱怨命运不公,反而把思念化作前行的力量。当我们看着他蹲在墓碑前的背影,突然明白:高考不仅是知识的较量,更是生命教育的考场,那些关于爱与告别的瞬间,让成年后的我们想起自己藏在心底的遗憾与牵挂。

无论是挑扁担的女孩,还是带遗像的男生,他们的故事之所以刷屏,正因“真实”二字——没有逆袭神话,没有满分传奇,只有普通人在生活褶皱里的坚持。

他们打破了对“高考英雄”的想象——原来大多数

人的高考,是像野草一样在风雨中扎根:可能成绩中等,可能家庭普通,可能带着遗憾与牵挂,但依然选择认真作答。

那些看似普通的细节与画面告诉我们:高考的意义早已超越“成王败寇”的功利视角,而是见证一群年轻人如何在压力下挺直脊梁,为自己扛住的压力与付出的努力骄傲。

每年夏天,高考都会用无数个瞬间叩击人心:它可能是一张遗像、一根扁担、一个拥抱,或是一行无声的眼泪。这些画面之所以让我们破防,不是因为故事有多传奇,而是因为它们照见了生活最真实的样子——有艰辛、有遗憾、有未说出口的爱,但也有不屈的韧性、温柔的善意、跨越生死的思念。

当我们为别人的故事流泪时,何尝不是在拥抱曾经那个咬牙坚持的自己?在破防之后,也让我们更懂得生命的重量与温暖的力量。

(摘自《新民周刊》)

## 青砖听雨录

沈明月

阵雨。我踩在青砖地面上,每一步都感觉到脚踏坚实之物的安心。一步,一步,此心安处是吾乡。

开始是小雨点,落在青砖上,是一个个小小的圆。慢慢变大,则成了

一朵又一朵的水之花,

朋友从老家来,给我带来新鲜的下树杨梅,看着一颗颗黑如火炭的新鲜杨梅,来不及洗,立即抓一颗,放进嘴里,轻轻一咬,酸甜迸溅,满嘴的甜。

在故乡的水果中,杨梅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圆圆的,浑身长着小刺,果实由青到淡红,再到深红,最后变成黑,因为太红了,像黑。

每年端午前后,就是家乡吃杨梅的时候。

记忆中,杨梅成熟时,我常和哥哥带上竹篮子,爬到杨梅树上去摘杨梅,看哪颗摘哪颗,一边摘一边吃。

杨梅可以生吃,也可以做杨梅汤喝。在柴火灶上,烧一锅白开水,加上冰糖,便可做糖煮杨梅汤。

在老家,杨梅成熟后,乡

或深或浅,或大或小,边缘漫漶不清,如同水墨画中洇染开的点点墨梅:“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雨大了,墨梅消隐不见。夏天的雨,润物有声,天地间,满是草木的清气。

(摘自《今晚报》)

## 又是一年杨梅红

王继怀

亲们也总会摘些成熟度适中的杨梅,放进装有梅兰米酒的酒缸,浸泡上几个月,酒一开封,芬芳四溢的杨梅酒香飘散在房间的每个角落。

老家晒谷坪前有一棵野生杨梅树,邻居们都说品种不好,要我们砍掉它。但母亲却说:“既然这棵杨梅树来到了我们家,那就让它自然生长吧。”后来杨梅树长大了,其他果树开花结果了,但它却一颗杨梅也没有。大家又说

要砍掉它,又是母亲说要不再等一年,看看它明年会不会结果。很快到了第二年春天,这棵杨梅树却再次让我们失望了。大家再次说要砍掉它,但母亲却笑着对父亲说:“要不再留

人生就像坐在一个电影院里。“喇”地一闪!只有一个瞬间——中

间的经年累月都是空白。这也引出了培尔·金特提出的一个问题:“我自己,那个真正的我、完整的我、真实的我到哪儿去了?”

我们对人生所知甚少,只了解属于自己的很细微的那一小部分——就像一个在舞台剧的第一幕有几句台词的演员,拿着他的分剧本打印稿,这就是他所知道的一切。

他没有通读过完整的剧本。有什么必要读呢?他只不过说一句“夫人,电话坏了”,然后就默默退场。

然而当大幕拉开,公演的日子到来之时,他就会倾听到全剧的进展,然后和其他的演员排着队上台谢幕。

我想,一个人能参与到自己毫不知情的某些事之中,正是人生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我喜欢活着,我有时会痛苦难耐,会绝望无比,会饱受忧愁的折磨。可是当一切过去之后,我仍然能很清楚地认识到,好好活着就是最了不起的事情。(摘自《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

要文苑



一年,也许它是一棵晚结果的杨梅树。”就这样,又留了下来。又是一年春天,这棵野生杨梅树终于结果了,大家都说这棵树的杨梅肯定又酸又小很难吃,然而结的果却是又大又好吃。就这样几次差点被砍掉的杨梅树留了下来,每年都有又大又甜的杨梅挂满枝头。

离开大山深处的故乡,在城里工作生活已经很多年了,也很少回家,又是一年杨梅红,儿时的记忆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摘自《羊城晚报》)

生命最迷人之处 阿加莎·克里斯蒂

烟火